# 北大藏秦简《制衣》简介

刘　丽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　要:** 北大藏秦简《制衣》记载了多种服装的尺寸和裁法,是一篇关于工艺、技艺的书,此类材料无论在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中都极为罕见。《制衣》一书为我们理解和更正礼书以及与出土实物进行对比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也最真实可靠的材料。不仅对上古服饰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也是秦代工艺技术书的一个珍贵样本,为我们研究和复原秦代服装提供了可能性,必将极大的推动服饰史的研究。

**关键词:** 北大秦简;《制衣》;秦代服装

**中图分类号:**K 874. 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2-0043-06

《制衣》第一、二枚简的头端分别写有“折”“衣”二字,当是本篇篇题。“折”在简中或写作“𧜵”,当读为制,折和制均为章母月部字。《九店》简有“裁衣”:“□□于人,丁亥又(有)霝,丁巳夂(终)亓(其)身,亡□□□□□□□□申、己未、壬戌以折(制),必以内□。”①《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除》:“寇〈冠〉、寻(探)车、折(制)衣常(裳)、服带,吉。”②《说文解字·刀部》:“制,裁也。”段玉裁注:“制,裁也。《衣部》曰:‘裁,制衣也。’‘制,裁衣也。’……古多假折为制。”③《说文解字注·衣部》:“裁,制衣也。《刀部》曰:‘制者,裁也。’二字为转注。《韩非子》曰:‘管仲善制割,宾胥无善削缝,隰朋善纯缘。’制割者,前裁之谓也。裁者,衣之始也。引伸为裁度、风裁。”④

《制衣》篇共 27 枚简,除一枚头端缺损一字外,其余均为完整的简。每枚简书写 4 字至 34 字不等,主要是依据内容而定。现存 649 字,内含重文六、残字一。《制衣》抄于卷四正面接近卷尾处,此卷包含竹简 318 枚,构成了北大秦简中篇幅最长的一册。绝大多数竹简的正、背两面都写有文字,共抄有 9 段不同的文献。正面依次抄写《算数》甲篇、日书甲组、《制衣》和《算书》乙篇的开头,背面接抄《算书》乙篇,然后是医方、《道里书》、《禹九策》、《祓除》、日书乙组。《制衣》上接日书甲组《门》,《门》章的最后 21 支简,尽靠末端写有二十八宿的星名,始于“角”,终于“参”。⑤《制衣》篇接续《门》,前七支简末端写有从“东井”到“轸”。⑥这些文献的书体不尽一致(就目前观察,至少有三种不同书体),非一次抄成。⑦下面我们对《制衣》篇内容进行简单介绍。

**收稿日期:**2014-12-30

**作者简介:**刘丽,女,湖北荆州人,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0&ZD90);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入藏与整理承蒙冯燊均国学基金会资助。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54—55 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2 页。

④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 388 页。

⑤ 陈侃理:《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文物》2012 年第 6 期,第 92 页。

⑥ 北大秦简《道里书》中 28 枚竹简的下端,也记有类似的十二月和二十八宿名,目前看来与《道里书》内容无涉,其性质尚有待研究。参见于陈侃理:《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文物》2012 年第 6 期,第 92 页。

⑦ 朱凤瀚、韩巍、陈侃理:《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 年第 6 期。

## 一、《制衣》的性质

《论衡·讥日》:“裁衣有书,书有吉凶。凶日制衣则有祸,吉日则有福。”①《汉书·艺文志·右杂占》:“武禁相衣器十四卷。”②《隋书》志第二十九:“《沐浴书》一卷(梁有《裁衣书》一卷,亡)。”③《九店》简有“裁衣”:“□□于人,丁亥又(有)霝,丁巳夂(终)亓(其)身,亡□□□□□□□□申、己未、壬戌以折(制),必以内□。”④《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裁衣》:“裚(制)衣,丁丑媚人,丁亥灵,丁巳安于身,癸丑多衣。毋以楚九月己未台(始)被新衣,衣手□必死。”⑤《孔家坡》里也有裁衣:“……以裁衣,必衣丝。入月旬七,不可裁衣,不播乃亡。……及冠必燔之。八月、九月、癸丑、寅、申、亥,不可裁衣常(裳),以之死。”⑥上面列举的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中的裁衣,都是关于裁衣择日禁忌的。北大藏秦简里的《制衣》却不同,其内容为多种服装的尺寸和裁法,是一篇关于工艺、技艺的书。篇末有“此黄寄裚述也”一句,由是可知,本篇是黄寄所传授的制衣之术。

## 二、《制衣》服装种类介绍

《制衣》篇依次介绍了下帬、上襦、大襦、小襦、前袭、绔的尺寸和制法。下面分述之:

下帬,《说文·巾部》:“帬,下裳也。”段玉裁注:“盖古名帬,弘农方言曰帔。若常则曰下帬,言帬之在下者。亦集众幅为之,如帬之集众幅被身也。”⑦《释名·释衣服》:“裙,下裳也。裙,群也,联接群幅也。”⑧按照《制衣》记载,下帬依据尺寸不同分为三种,分别称为大衺、中衺、少衺。 (衺),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衣部》:“衺,今字作邪。”⑨《说文解字注·邑部》:“邪,古书用为衺正字。”⑩《小学蒐逸·考声二》:“衺,衣不正也。”⑪《说文解字·衣部》有“褍”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衣部》:“衣正幅。凡衣及裳不衺杀之幅曰褍。《左传》‘端委’,杜注:‘礼衣端正无杀故曰端。’《周礼》:‘士有玄端,素端。’郑云:‘端者,取其正也。’按褍者,正幅之名,非衣名。”⑫“衺”或是与“褍”相反,为衺杀之幅。《淮南子·本经》:“衣无隅差之削。”高诱注:“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质,皆全幅为衣裳,无有邪角。邪角,削杀也。”⑬

上襦,《说文·衣部》:“襦,短衣也。”《急就篇》:“袍襦表里曲领帬。”颜师古注曰:“长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一曰短而施要者曰襦。”《吴越春秋》:“越王服犊鼻,着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⑭襦下有裳,则襦为短衣可知。按照《制衣》记载,上襦依据尺寸不同也分为三种,分别称为:大衣、中衣和小衣。《释名·释衣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也。”⑮可见,《制衣》与传世文献记载相符合。

① 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994 页。
②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1772 页。顾实:“武禁,人姓名。”见班固编撰、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0 页。
③ 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037 页。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第 54—55 页。
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
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3 页。
⑦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 358 页。
⑧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173 页。
⑨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 396 页。
⑩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 298 页。
⑪ 龙璋编:《小学蒐逸》,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版。
⑫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 392 页。
⑬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265 页。
⑭ 赵晔撰、张觉校注:《吴越春秋校注》,湖南:岳麓书社 2006 年版,第 190 页。
⑮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第 171 页。

《乐府诗集·陌上桑》:“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庄子·外物》:“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西京杂记》卷一:“织成上襦,织成下裳。”可见,襦和裙一般搭配使用。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有夹衣一件,编号为 N23。此衣残损严重,它是用深黄绢做衣表和衣里的。交领右衽,直裾。领缘用组,袖缘用大菱形纹锦,裾和下摆都包有绣缘。这件夹襦长 101 厘米,长及膝部。① 《说文解字·衣部》“複,重衣也。”《释名·释衣服》:“有里曰複,无里曰禅。”②N23 应该就是複襦。N24 为一件深褐色绢裙,据报告记录:“死者穿着有(从外至内):E 型大菱形纹锦面锦袍(N19),舞凤飞龙纹绣土黄绢面锦袍(N22),深黄绢面夹衣(N23),深褐色绢裙(N24),凤鸟花卉纹绣红棕绢面锦袴(N25)。”③可见,N23 複襦与 N24 绢裙应是配合使用的,且襦覆于裙之上,长及膝部。

《制衣》明确记载了上襦和下裙的搭配法:“今褺衣者欲傅大衺於大衣可也,於中衣可也,於小衣可也。今褺衣者欲傅中衺於大衣可也,於中衣可也,於小衣可也。今褺衣者欲傅少衺於大衣可也,於中衣可也,於小衣可也。”《广雅·释言》:“傅,敷也。”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豫部》:“傅,假借为敷。”

其次为大襦和小襦。大襦和小襦同样也是尺寸上的差别。根据《制衣》记载,大襦和小襦又分别以有“衺”与否分为两类,称为“大襦有衺”“大襦毋衺”;“小襦有衺”“小襦毋衺”。

大襦与小襦似与上文所言“上襦”不同。所以《制衣》有言:“此三章者,皆衣上襦褺也,不可以为恒襦。”“恒”字,一般理解为常。《说文·二部》:“恒,常也。”《释名·释衣服》:“有反闭襦,有单襦,有要襦。”可见,襦有很多种。文献中还有複襦、夹襦等。上文所言制法可能专为上襦之法,而不是常襦之法,所以下文接着分述大襦和小襦的制法。关于上襦与大襦、小襦的关系,以后会有专文详细讨论,兹不赘述。

再次为前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衣部》:“若《记》曰:帛为褶。《士丧礼》古文作袭,叚借字也。《丧大记》《玉藻》用礼今文,作褶。注曰:‘褶,袷也。有表里而无著。’许依古文礼,故不收褶字。褶,袭也。”⑤王国维先生《胡服考》:“褶者上衣。《士丧礼》:‘襚者以褶,则必有裳。’褶与裳对文言之。《释名》:‘褶,袭也,覆上之言也。’又留幂、冀州人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大褶至膝,则小者较膝为短矣。颜师古注《急就篇》:‘褶,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皆褶为上衣之证也。”⑥

最后为绔。《说文解字》:“绔,胫衣也。”段玉裁注:“绔,今所谓套裤也。左右各一,分衣两胫。古之所谓绔,亦谓之褰,亦谓之襗。”⑦《释名·释衣服》:“绔,跨也,两股各跨别也。”⑧《汉书·孝昭上官皇后传》:“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服虔曰:“穷绔,有前后当,不得交通也。”颜师古注:“绔,古袴字也。穷绔即今之绲裆袴也。”⑨

袭与绔常一起出现,汉简衣物名籍里多见,两者可能搭配穿戴。

**1. 袭一領,犬絑　一两**
**绔一两,私絑　一两。　《合校》19. 40**

**2. 袭一领,复绔一两,枲履二两。**
**《合校》498. 12**

**3. 布袭一领,布复绔一两,**
**布复襦一领,布裤一两。**

---

① 参看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 页;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2 页。
②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第 172 页。
③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第 17 页。
④ 王念孙:《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60 页。
⑤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 391 页。
⑥ 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075 页。
⑦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 654 页。
⑧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第 170 页。
⑨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 3960 页。

**《新简》EPT51.67**①

王国维先生《胡服考》:“《汉书·武五子传》:‘故昌邑王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上短衣而下跨别,此古服所无也。古之亵衣亦有襦袴。《内则》:‘衣不帛襦袴。’左氏传:‘征褰与襦。’褰亦袴也。然其外必有裳,若深衣以覆之。虽有襦袴,不见于外,以袴为外服,自袴褶服始。然此服之起,本于乘马之俗。盖古之裳衣本乘车之服,至易车而骑,则端衣之联诸幅为裳者,与深衣之联衣裳而长且被土者,皆不便于事。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则其服为上褶下袴之服可知。此可由事理推之者也。虽当时尚无袴褶之名,其制必当如此。”②所言甚是。

## 三、《制衣》中帬与出土实物的对比

《制衣》对帬、襦、袭和绔的形制、幅数、尺寸、制法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本文仅以《制衣》所记载的“下帬”为例作简要介绍。

裙的形制及尺寸文献中未见记载,目前出土实物年代相近者为三件。一件出土于马王堆汉墓。据描述,此裙编号为6296,展开似扇形,腰部窄,下摆稍宽。由四幅上窄下宽的绛紫绢缝制而成。居中的两片宽度相同,稍窄。两侧的两片宽度相同,稍宽。上部另加裙腰,两端延长成为裙带。腰宽145厘米,下摆193厘米,接腰宽3厘米,裙带宽2—2.8厘米,长87厘米③。另外两件出土于江陵马山一号墓,编号分别为N17和N24,其中N17,被认为是用作“冒”的,其腰部较窄,为181厘米,下摆较宽为210.5厘米,通长82厘米。裙面由八片面料拼成,正中两幅面料直裁,其余各片均斜裁。八片面料的宽度分别是27、27、27.5、26、27、24、27、26厘米。腰部系带缝钉在裙腰上,下摆包有12.5厘米宽的大菱形纹锦缘。另一件N24,残损严重,裙面分片已无从了解。通长为99厘米,腰宽约156厘米,下摆宽171厘米,摆缘宽12厘米④。

下面我们来看《制衣》中“裙”的幅数和尺寸。

**【大】裦四幅,初五寸、次一尺、次一尺五寸、次二尺,皆交窬,上為下=為上,其短長存人。**

**中裦三幅,初五寸、次一尺、次一尺五寸,皆交窬,上為下=為上,其短長存人。**

**少裦三幅,初五寸、次亦五寸、次一尺,皆交窬,上為下=為上,其短長存人。**

“交窬”一词在制裙、制襦、制绔时均被提及,从文意看,应该是一种裁法。 (窬)字见于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五正》,不见于字书,或为窬之或体。“交窬”疑读为“交输”。窬为喻母侯部字,输为书母侯部字。喻书旁纽,音近可通。《五正》:“吾既正既静,吾国家窬(愈)不定,若何?”《老子》乙:“建悳(德)女(如)□□贞女(如)愈。”傅奕本愈作输。文献中有“交输”,《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初,充召见犬台宫,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縠禅衣,曲裾后垂交输,冠禅纚步摇冠,飞翮之缨。”如淳曰:“交输,割正幅,使一头狭若燕尾,垂之两旁,见于后,是《礼记·深衣》‘续衽钩边’。贾逵谓之‘衣圭’。”苏林曰:“交输,如今新妇袍上挂全幅缯角割,名曰交输裁也。”⑤《释名·释衣服》:“妇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广下狭如刀圭也。”《左传》:“筚门圭窦。”杜曰:“窦,小户也,穿壁为户,状如圭形。”郭朴《三苍解诂》云:“窬,门旁小窦也。是则于门旁穿壁,以木衺直居之,令如圭形,谓之圭窬。”⑥用“交窬”一词,或有取其圭形之意。

《礼记·玉藻》:“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缝齐,倍要,衽当旁,袂可以回肘,长、中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缘广寸半。”疏:“缝齐倍腰者,齐,谓裳之下畔。要,谓裳之上畔。言缝下畔之广倍

---

① 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374页。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076页。

③ 陈国安:《马王堆一、三号汉墓服饰述论》,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议论文选》,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

④ 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第165—166页。

⑤ 班固撰、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汉书补注》,第3574页。

⑥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345页。

于要中之广,谓齐长一丈四尺四寸,要广七尺二寸。正义曰:“按《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计之,幅广二尺二寸,一幅破为二,四边各去一寸,余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阔头广尺二寸,狭头广六寸,比宽头向下,狭头向上,要中十二幅,广各六寸,故为七尺二寸。下齐十二幅,各广尺二寸,故为一丈四尺四寸。”①

江永《深衣考误》:“深衣者,圣贤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之,唯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古者布幅阔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为十二幅,其当裳之前后正处者,以布四幅正裁为八幅,上下皆广一尺一寸,各边去一寸为缝,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数矣。下齐当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为四幅,狭头二寸,宽头二尺,各去一寸为缝,狭头成角,宽头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广一尺八寸者向下,则四幅下广亦得七尺二寸,合于齐,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连属于裳之两旁,别名为衽,下文衽当旁是也。深衣裳裁之法本如此,玩下文郑注,可见疏家不得其说,妄谓六幅皆用交解,狭头去边缝广六寸,阔头去边缝广一尺二寸,于是裳之前后,惟中缝正直,其余皆成奇衺不正之缝,可谓服之不衷,曾谓圣贤法服而有是哉?”②

诸家对于深衣的裁法持有争议,但是对于交输裁法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如此,则《制衣》中【大】衺为四幅,裁为八幅,依照初五寸、次一尺、次一尺五寸、次二尺的数,狭头长度分别为二寸、五寸、七寸、一尺,宽头为一尺七寸、一尺二寸、一尺五寸、二尺,各边去一寸缝杀,每幅交解之,这样狭头(腰长)为三尺二寸,阔头(下摆)长为一丈一尺二寸。按照秦制一尺合今约 23.1 厘米,【大】衺腰长为 73.92 厘米,下摆长 258.72 厘米。同理,中衺腰围为 64.68 厘米,下摆为 166.32 厘米;小衺腰围为 55.44 厘米,下摆为 175.56 厘米。这个尺寸似与出土单裙尺寸不合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四、《制衣》篇的价值

记载汉以前工艺、技艺的书,无论在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中都极为罕见。《制衣》一书的发现,不仅对上古服饰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也是秦代工艺技术书的一个珍贵样本。④ 具体而言,《制衣》一书有如下价值:

第一,向我们展现了秦代的服装种类。

前面我们介绍过,《制衣》篇依次记载了下帬、上襦、大襦、小襦、前袭、绔的尺寸和制法。虽然这并不是秦代服装的所有种类,但却也是秦代最为常见和普遍的服装,向我们展示了秦代社会更生活化的一面,有别于以往出土的秦简内容。

第二,详细列出了各类服装的形制、尺寸、幅数以及裁法。

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均不乏服饰材料的记载。但是,如此详细的介绍每种服饰的尺寸、幅数以及裁法的书却很少见。《礼记·深衣》《礼记·玉藻》以及《仪礼·丧服》中虽有零星记载,然而礼书中理想化的成分也不容忽视。历朝历代均有复原的尝试,特别是有清一代,却并不成功。并且,出土实物也与礼书记载不完全相符。《制衣》的出现,为我们理解和更正礼书以及与出土实物进行对比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也最真实可靠的材料。

第三,介绍了几个重要的服装部位,这是制衣过程中的关键所在,为我们复原秦代服装提供了可能性。

《制衣》在对下帬、上襦、大襦、小襦、前袭、绔的尺寸和制法的介绍中涉及了几个服装的关键部位,比如“督”:《说文·衣部》徐锴系传:“《国语》曰:‘衣之偏裻。’《史记·佞幸传》亦云作“督”。假借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假借为裻,衣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影印版,第 1477 页。

② 江永:《深衣考误》,四库全书本。

③ 笔者曾向彭浩先生请教过这个问题,彭先生认为《制衣》中关于裙的裁法记载可能并不完整。有可能只记录了衺的幅数和尺寸,而省略了较为简单的正幅裁法,因此才会出现尺寸不合常态的现象。笔者认为此说法非常在理。上文所引用的江永《深衣考误》中也认为圣贤之法服,当有正裁与斜裁。

④ 朱凤瀚、韩巍、陈侃理:《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 年第 6 期。

之背缝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衣部》:“裻,一曰背缝。《深衣》:‘负绳及踝。’注云:‘谓裻与后幅相当之缝也。’按后幅当是裳幅之误,衣与裳正中之缝相接也。《晋语》:‘衣之偏裻’。韦曰:‘裻在中,左右异故曰偏。引伸为凡中之偁。’《匠人》:‘堂涂十有二分。’注曰:‘分其裻旁之修,以一分为峻也。今本作督,五经文字引作裻,古多假督为裻。”①又如尉:《说文·火部》:“尉,从上案下也。从𡰥;又持火,以尉申缯也。”《玄应音义》卷十四注“尉治”:“尉或作尉。”《集韵·未韵》:“尉,隶作尉。”此字见于《睡虎地秦简·尉杂》,同于“尉”字。尉和褽均为影母物部字,尉当读为褽。《说文·衣部》:“褽,衽也。”又如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衣部》:“褎:袂也。袖,俗褎从由。”《释名·释衣服》:“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这些均为制衣过程中的关键所在,为我们复原秦代服装提供了可能性。

当然文中也还有一些术语的指代不是很明白,比如“羊枳”,此词在制袭和制绔中均有出现,然而目前却还不是很清楚其具体为衣服的哪个部位。

《制衣》篇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服装的认识,让我们对文献(传世和出土)有了更多的反思,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和复原秦代服装提供了可能性,必将极大的推动服饰史的研究。

(附记:本文曾得到朱凤瀚先生、李学勤先生、彭浩先生的指点,同时韩巍先生、陈侃理先生和田天先生也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另外,《制衣》篇最初释文由韩巍先生所做,本人在此基础上略有改动。谨此致谢!)

## A Brief Introduction to*Making Clot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Liu Li

(*Research Center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text entitled *Making Clot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records the sizes and cutting skills of various kinds of costumes. This is a book of dressmaking technology and technique. Such contents are rarely seen in both the documents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and the documents unearthed recently. *Making Clothes* provides the most direct, authentic and reliable materials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ancient ritual books and rectify their errors, and to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unearthed objects and documents. It is of important valu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costumes in ancient times. It also serves as a precious sample handbook of dressmaking technology and technique of the Qin Dynasty, which offers the possibility for us to study and restore the costumes of the Qin Dynasty. And it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ostumes.

**Key words**: *Making Clothes* (《制衣》), type of costume, size, value

(本栏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 393—394 页。